

從〈Shall we talk〉 談歌詞的象徵與用事

■ 文：吳文中

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三年級生

王國維先生曾在《人間詞話》附錄裏提到詩人的境界有兩種，分別是「詩人之境界」與「常人之境界」。前者「惟詩人能感之而能寫之」，後者「常人皆能感之，而惟詩人能寫之。故其入於人者至深，而行於世也尤廣。」這說法也可套用在流行曲上。填詞人不但能寫出平常人所未能觀察到的，厲害之處更在於他們可以把悲歡離合之感寫得絲絲入扣。接下來，我們看看林夕描寫母子關係的〈Shall we talk〉，欣賞詞家獨特的感悟。

文學創作時，我們傾向於「避同」，即行文中往往着力於雕琢字眼，避免重複。然而，在〈Shall we talk〉中，至少有月光、湯和蟋蟀這三項事物反覆出現，這就說明詞人林夕或有意識地運用三者，接下來我們逐點看看。

重複出現的「月」

首先談談出現兩次的月光。月光在文中的作用有二：一，月亮總出現在晚上，提示故事發生的時間，渲染氣氛；二，月光是客觀景物，但同時又成為人類情感的載體。「明月光為何又照地堂」、「明月光為何未照地堂」，不論是「為何又照」還是「為何未照」，兩句都包含着「我」的主觀感情。首段的「我」抱怨月光「為何又照」，實際是抱怨又要早早回家，失去玩樂的時間。至於末段「我」慨歎月光「為何未照」，卻是盼望晚上早點來臨，可以下班回家。不管是「又照」還是「未照」，同樣臨近晚上，同樣阻擋不了月光的到來，改變的只有「我」隨時間而變的心態。假若說首次出現的月光是為全篇定下感情基調，那麼它第二次出現的位置便是一種對比，深化了月光的意象。興許因為月光是冷色的緣故，古往今來，月光總帶點憂傷的感覺，不論月殘月滿。「月如鉤」，照出李煜一身孤寂，一番離愁。雖說月有圓缺，但月圓反覺離別苦，蘇軾如是。透過運用月光這象徵，詞人彷彿早早為作品渲染一份傷感。

三次喝「湯」的畫面

湯則象徵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通篇出現三次，除了第二次（情人在分手邊緣只敢喝湯）談愛情，其餘兩次均與月光共同出現，同指親情。湯是「我」與其他人之間的聯繫，先談僅出現一次的愛情。長大後談上戀愛的「我」，在與情人感情日益疏淡，相對無言，處於「分手邊緣」時，低頭喝湯成了一種逃避方法。興許是不敢再望向對方，怕從眼眸裏看到淡漠，也害怕找不到話題。親情有兩處，先是記述年少時「我」



極力抗拒回家，寧願逗留在公園，也不願在家面對母親。即使回到家中，「我」亦始終不敢直視她，只敢借看漫畫之名來逃避。及後詞人又描繪了另一幅與湯有關的情境，記述「我」已投身社會，因為工作繁忙需要加班，長時間留在公司工作，不能回家喝湯。來到這裏，我對全首詞有了多重解讀。這或許只是一個「我」的故事，也許是一個發生在每個人身上不斷循環的故事。每次出現「湯」，詞人總會刻畫一幅畫面，每一幅畫面的「我」或許不是同一人。一如白居易的〈燕詩〉，年少流連公園的「我」，早已成家立業，成為了父母，只是「我」的子女忙於工作，無暇陪伴父母，喝一口父母熬的湯。「我」或許會慨歎子女的無情，只是「燕燕爾勿悲，爾當反自思；思爾為雛日，高飛背母時，當時父母念，今日爾應知。」化用典故雖然有一種「隔」，令人不易掌握，但「隔」同樣給讀者提供了聯想的空間，「距離產生美」或許所指如此。

「螳螂與蟋蟀」的「不對」

蟋蟀的象徵，是全篇的點睛之筆，也是「惟詩人能感之而能

寫之」的特別之處。「大門外有蟋蟀／迴響卻如同幻覺」一句第一次出現蟋蟀，乍看之下似乎有些突兀，與上文下理不能貫通，要解釋的話，似乎把「蟋蟀」看作擬聲詞更佳。孩童和大人各自的期望不同，小孩的心願不過是希望幸福快樂地生活，而大人總是望子成龍，希望子女努力讀書，日後投身社會找份好工作。源於價值觀的分歧，他們有了不同的期望，甚至引起了母子間的衝突。正如詞人所講，彼此沒有代入對方，設身處地為對方考量，自然難以理解。於是，母子間的溝通漸漸減少。溝通減少跟蟋蟀存在着關係，蟋蟀聲很輕很微，必須在近乎沒有聲音的場景下才能聽到。我記得辛棄疾有一首〈鷓鴣天·送廓之秋試〉，詞裏頭第二句「春蠶食葉響迴廊」恰好便和「大門外有蟋蟀／迴響卻如同幻覺」的韻味相似。「春蠶食葉」的響聲自是很小，卻能響遍整條迴廊，這自然是辛棄疾強調舉子忙於答卷，不發一語時的沉默。以此觀之，能聽見細微的蟋蟀聲也就成了林夕強調母子間相顧無言的象徵。惟獨安靜，才覺響聲。

蟋蟀第二次不是單獨出現，而是與螳螂並見。「螳螂面對蟋蟀／迴響也如同幻覺」，這裏以螳螂與蟋蟀間的對峙類比為母子關係的緊張。然而提起螳螂，我倒率先想起「螳螂捕蟬」這麼一句話，

也許真正與螳螂敵對的是蟬，而不是蟋蟀。這種「不對應」的關係正好帶來弦外之音，也令我想起一副對聯。民國期間，四川才子劉師亮寫了一聯贈予袁世凱。上聯是「袁世凱千古」，下聯是「中華民國萬年」。「千古」跟「萬年」平仄相對，可說是工對。然而「袁世凱」跟「中華民國」，不獨平仄，甚至連字數也對不上，因此難以稱為對聯。這副對不上的對聯之能流頌千古，妙趣正在於它的「不對」譏諷袁世凱對不起中華民國。同理觀之，螳螂與蟋蟀也許同樣表達一種「不對」，螳螂與蟋蟀並非天敵。那麼，母子之間又怎會存在對峙或者敵對呢？母子「不應」敵對，正是詞人希望說出來的想法。



結語

〈Shall we talk〉的歌名中譯是「我們能否傾談」這一問句，歌名隱晦地呈現了至少幾種不同的想法：或許「我們」之前的關係並不怎樣；或許一段關係需要雙方的努力；或許「我」有了與「你」交流的希望等等，溝通需要主動，而「Shall we talk」一句或許就為「我們」開啟了溝通之門。一首歌可以有種解讀方法，只要我們細心咀嚼歌詞，以至歌曲名稱，就能體會當中的深意，理解詞人的創作目的。

